

社会图像丛书

陈志明◎著

迁徙、家乡与认同

——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



创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

1998
年
第
1
期

经济、国家与认同

——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期

中山大学 211 工程资助项目

社会图像丛书

迁徙、家乡与认同

——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

陈志明 著 段颖 巫达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
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社会图像丛书)
ISBN 978-7-100-09078-0

I. ①迁… II. ①陈…②段…③巫… III. ①华人—
研究—世界 IV. ①D6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22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图像丛书

迁徙、家乡与认同：

——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

陈志明 著

段颖 巫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078-0

2012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25.00 元

译 序

自 2002 年从陈师研读人类学以来,已近十年,跟随先生时间越久,就越感先生之大德,高山仰止。陈师平素多用英文写作,虽为学术专论,但行文简洁,寓意深远,读之受益匪浅。这更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将先生著作译介到中文世界,让更多读者领略陈师的博雅风采。与陈师商谈后,先生欣然应允,并将香港大学出版的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送给我,提议以该书为基础,再加入三篇新论,共同构成中文论文集《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陈师很喜欢 *Chinese Overseas* 一书的封面,以世界地图为背景,蓝色为海,绿色为陆,上方为一只燕子风筝,漂洋过海,却又依稀与中国相连。如今,文集即将付梓,陈师嘱我为文集作序,我虽为主要译者,但学生岂敢为先生作序!遂再三力辞,但陈师一再鼓励,又恐有负先生之托,只好诚惶诚恐地应承下来,也借此机会,谈谈我随先生学习的心得。

陈师出生于马来西亚,却心系中华文化,经常引微发凡,谈古论今。“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这是陈师借《文心雕龙》语所强调与力行的治学之道,这看似简单的表述,其实是知易行难。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丰富的田野经验,敏锐的洞察力,开放的视野,独立的批判意识,诸多要素,缺一不可。陈师之博学,除博观约取外,还体现在先生对山水自然的热爱,每与吾师同行,旅途

之中,无论是所见植物花卉的名称由来,还是论及抱朴守一的义理玄机,先生总能托物寄情,娓娓道来。然最值得称道的是,诸多话题,先生最终都能在人类学论域中找到“归宿”,在陈师心中,可谓处处皆学问,无处不田野。相处时久,我逐渐明了,陈师对人生的感悟,既来自于几十年夙夜匪懈的学术追求,也来自于先生马来西亚成长、美国留学、寓居香港以及遍访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丰富阅历,这些共同构成了先生研究的知识背景与经验基础,于陈师而言,对全球范围内华人世界的观察、理解与探索,既是学术,更是生活。

熟悉陈师的人,都知道陈师长于饮饌,更善于将学术与美食巧妙结合,充分体现出人类学“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学术精义。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每到午饭时间,陈师时常驾车带我们四处“觅食”,并戏称此为现代“采集渔猎”。在教学之余,先生也会约我们外出品尝佳肴,其实,陈师深谙饮食之道,既是先生品味生活的方式,也是先生学术旨趣的写照。先生常言,饮食是人类生存之根本,最能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周遭环境的能动适应,而不同华人族群饮食方式的变化,则直接映射出华人的本土化、涵化与族群互动。陈师对华人饮食的关注,最初源于对娘惹饮食的浓厚兴趣,随后,基于自身的地方生活经验与持续的田野研究,先生又将相关研究拓展到更为广泛的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并将之与文化再生产相结合,上升为华人族群研究的本土化理论,由此进一步探讨海外华人的族群形成与转变以及华人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变迁。

陈师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至今已近 40 年,长时段田野调查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实证基础。陈师以马来西亚峇峇的文化与认同之民族志研究步入学术殿堂。之后,先生不

断回访过去的调查地点,观察峇峇社会的文化变迁,并与当地峇峇结下深情厚谊。此外,陈师继承并拓展了人类学研究之整体观,在教学与研究中,先生不断强调,华人族群意识的形成,不仅基于其自身的生活经验,更与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与中国之关系息息相关。换言之,陈师的华人族群研究,为我们展示的,是由内至外的一系列概念与实践体系,内如迁徙、寓居、认同、归属、适应、涵化、整合、地方化,外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族群互动、政治、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性别、阶层、宗教、全球化、跨国网络等等。以华人经济研究为例,陈师即强调不单要分析华人经济的文化逻辑,同时也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对华人经济与族群关系予以关注。

专心致志,以事其业,先生之敬业精神,不断激励着我辈后学,努力向前。我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时,正值陈师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的田野研究,对祖籍地与不同移居地之间饮食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作跨文化比较。先生建议我们应将世界各地华人社群的民族学知识置于更为广泛的领域——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中加以研究。陈师强调:“成为华人的方式多种多样,没有一种概括性的华人认同可作为判断他人是否为华人的标准。”各地华人祖源中国,对中华文明具有相近的认知与想象,但各地华人又因迁徙历史、人文地理、政治生态、经济格局及生活经验的不同,而产生多元多样的地方性华人文化,由此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华人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此外,跨文化比较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学的基本关怀:以他者为镜,反观自我。海外华人研究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参照系,两者相辅相成,于此,陈师所提倡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作为方法论,对于中国人类学研究而言,同样大有裨益。

随着全球化与跨国现象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全球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社会与人民以及三者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本论集新增译文中有两篇即是在此背景之下写就。其中一篇,陈师着重探讨了全球变迁中的东南亚华人认同以及跨国网络对华人认同的影响与塑造,并再次强调族群认同的动态性、协商性与建构特征;另一篇论文则分析了跨国空间中祖籍诗山的马来西亚华人与其祖籍地的文化与经济关联,以及华人仪式信仰与侨乡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接受全球化研究所带来的广阔视野时,陈师也对相关的后现代研究提出谨慎质疑,并指出,无论全球语境之下人口、资本、技术、信息如何频繁流动,跨国行为如何显见,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仍然生活在民族国家之内,因此,在强调去疆域的人类学研究的同时,一切仍需回到地方,回归日常。这对于迷失在后现代话语困境中的后学而言,无疑是一剂良药。

此外,陈师论著发人深省之处,还在于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公共意识、普世情怀与知性追求。先生经常与我们讨论时事,以此培养学生的思考与批判能力,并以马来西亚华人的所见所识与亲身经历,解释海外华人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由此强调“去中心”与“多元文化”的学术视野。本文集所选文章,无论是从华侨、华人、华族、华裔、寓居华人(*Chinese diaspora*)称谓中反映出的名实之辩,还是本土化进程中的语言、国籍与认同,均体现出陈师对海外华人生存境遇的极大关注。又如,陈师既反对不加甄别地将华人简单视为 *diaspora*,担心 *diaspora* 词源所体现的离散特征会造成当地民众对华人的误解,同时也反对将华人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政治化。而关于华裔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渊源与情感归属,陈师则将其称之为

为文明型认同(civilizational identity),这是一种文化相关性的呈现,而非“大中华”、“炎黄子孙”、“全球华人共同体”等媒体式的表述,一旦华人认同问题倾向意识形态化,便会失去价值中立,带上东方主义色彩,甚至沦为中国威胁论的注脚。

时光荏苒,从2009年确定翻译到如今稿成,转眼间三年匆匆而过。译事苦乐,唯有译者自知。所谓译事之苦,在于语,在于言,在于思。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个世界,翻译就像文本中的田野,也存在着无声的互动,无论是乔姆斯基谈到的语言之转换生成,还是萨伊德所言之理论旅行,语言符号、叙述脉络与语法结构的改变,如同文本的再生产,语句转换之间,蕴涵着语义的转变,其中分寸,微妙细腻。但是,作为译者,我很幸运,2010年译文初成,陈师在百忙之中拨冗校对,并对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一一作答,期间往来邮件达数十封,对我而言,这一来一往的校对讨论,也是一次随陈师进一步学习的良机,从中收获甚多,凡此种种,乃译事之乐也。不断的讨论则让我再次感佩先生治学之严谨,深觉作为陈门弟子,更应加倍努力,从实求知,不敢有丝毫懈怠。

本书翻译由巫达师兄与我共同完成,巫达师兄翻译了第二章、第四章,之后仍时常关心译文进展。译文初稿完成后,又由陈师亲自校对,并负责与香港大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机构商谈版权事宜。之后,由我通校全文,并对译文进行简单的文字修饰。本书大部分文章译自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2004),而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则为新增文论,原文分别刊于:

Tan Chee-Beng. 1989.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and China: Attitudes and Identity", *Solidarity* 123 (July-September): 113 - 120.

Tan Chee-Beng. 2001.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M. Jocelyn Armstrong, R. Warwick Armstrong, and Kent Mulliner, eds.,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Identities,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pp. 210 - 236. Richmond, U. K. :Curzon.

Tan Chee-Beng. 2007. "The Shishan Ye People in Malaysia and the Ancestral Homeland in China", in Tan Chee-Beng ed., *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pp. 73 - 91.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在此,谨对香港大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机构慷慨应允文论之中文版出版深表感谢。此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麻国庆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谢仲礼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译者能力所限,译文或有错漏,诚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谨以忐忑之心记之,是为译序。

段 颖

2011年10月31日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编 迁徙、涵化与本土化

第一章 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世界华人社群的人类学研究·····	11
第二章 涵化、族群性与华人·····	30
第三章 华人移民、地方化和峇峇文化的生产·····	67

第二编 文化与认同

第四章 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	91
第五章 华人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	112
第六章 华裔与中国：态度与认同·····	135

第三编 政治、经济与族群关系

第七章 华人与族群关系：一些经济层面的解释·····	151
第八章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与经济表现·····	187

第四编 全球化与跨国网络

第九章 东南亚华人与全球变迁中的认同·····	229
第十章 马来西亚的诗山叶氏与中国的祖籍地·····	256
参考文献·····	279
索引·····	313

导 论

本书试图从比较的视野探讨海外华人的人类学研究。学界关于某一国家之华人研究颇丰,但将若干国家华人加以比较之著述却很少见。人们对利用特定华人社群的民族志知识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展开讨论(我所称之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的关注亦显不足。本书即为研究世界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野。虽然人类学者研究特殊的地区,但他们的研究可与其他地方类似的研究相关联。华人如今遍布全球,而特定地区的华人研究则可置于全球语境之中加以描述。基于对马来西亚峇峇(讲马来语的华人)的长期研究以及马来西亚其他华人社区的田野经验,本书着重阐述本土化与华人认同的复杂问题,并将其与东南亚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华人研究相关联。峇峇民族志则为本书主要章节的论述基础。

在本书中,华人族群(ethnic Chinese 或 Chinese overseas)意指持不同国籍的非中国居民,而非通常使用的“Overseas Chinese”,该词如今更确切地指“华侨”,即生活于海外的中国公民。在用英文写作时,东南亚学者一般倾向用“ethnic Chinese”指称“海外华人”,而在中文写作中,“华人”一词亦被华人自己使用。杨进发(Yong 1981)最先将 ethnic Chinese 一词用在书名中。关于华侨这一术语起源的全面探讨,则最早见于王赓武(1977)的论述。对于用英文写作的学者而言,找出一个指称“华人”的通用术语,而

不使用“Overseas Chinese”，并非易事。就历史而言，尤其在二战前，大多华人的确视自己为华侨(Overseas Chinese)，但如今他们大多为不同国家的公民。一些学者，如王赓武(1991b)，使用“Chinese overseas”指称中国学者所说的“海外华人”。但是，在英文语境中，使用“Chinese overseas”指全球的华人，多少有些笨拙。大多西方学者仍沿用“Overseas Chinese”，或使用在离散话语(diasporic discourse)中逐渐流行的“Chinese in diaspora”来指称海外华人。我比较偏向于使用“ethnic Chinese”，但在必要时也使用“Chinese in diaspora”。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不主张海外华人仍视中国为他们的祖国。此外，我偶尔也会使用“华裔(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来指称广义的海外华人。严格而言，ethnic Chinese指具有华人血统，且仍视自己为华人的族群。关于上述术语政治意涵的讨论，详见我之前的文章(1997b)。

生活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为关于社会适应、文化再生产、族群、认同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好契机。我们可在民族文化领域(ethnological field)内展开全球华人社群的研究，我将其称之为华人民族学文化圈(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我将在第一章详加讨论。只要华人移民及其后代仍视自己为华人，虽各有不同，但却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础，并与文化再生产、族群与认同等议题相关联。由此，我们可在更广泛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内更好地观察华人文化不同层面的再生产以及地方变迁与创造。第一章阐述了民族学文化圈的观念。华人信仰与实践最适宜用来解释由海外华人再造之华人文化的延续与变迁。这一章即运用东南亚与中国关于祖先崇拜与中元节的个案，展现出华人文化再生产中的相似性与多样性。与之相关的是本土化的问题，亦即，在不同的国家与地方社会，华

人如何逐渐本土化。第一章试图说明如何在更为广泛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中展开与本土化相关的文化问题之研究,并对本土化、涵化、同化等概念以及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区别加以探讨。

本书着重阐述本土化及其对文化与族群认同的影响。一个显要的文化议题便是,华人如何完成族群与文化方面的转变,以适应不同国家社会与特定地方的生活。本书第二章关于涵化与族群的讨论即是对此问题的考察。涵化——作为族群相互接触后的文化变迁——影响文化认同。对峇峇的研究使我注意到华人的本土化,但在本土化中我同样看到了延续。在第二章中,我首先描述了峇峇的涵化,并将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杂合(creolized)”华人社区及其他华人相比较。必须对更大社会范畴的社会文化调适的角度来研究涵化与族群现象。在调适过程中,涵化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一些因素的综合。因此,有必要分析族群社会互动的情景以及蕴涵其中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

涵化造成了不同类型的华人认同,这不仅表现在跨国环境中,在一个国家内也是如此。不同类型的华人从不同方面强调其文化认同。华人认同的问题即源自不同类型华人比较之多样性,如会说华人语言的华人与不会说华人语言的华人。这常常导致前者对后者的偏见,前者认为他们才是“纯”华人。但是,华人认同不能取决于任何特殊的标准。马来西亚马六甲讲马来语的峇峇案例显示,有不同种方式成为华人。作为族群意义上的华人,其认同可有不同形式的文化表达。由于本土化的结果,每个地方的华人可以建构乃至重构其华人认同,从而为其认同政治留下足够空间。我在第二章中探讨了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区别。人们在族群意义上认同自己为华人,并根据个体的社会化与本土化经验,通过不同

的方式在文化上表达其认同。

为更加细致地考察本土化问题,第三章运用峇峇的个案探讨本土化与地方华人文化的生产。本书第二章指出,在研究华人的本土化时,需关注更大社会范畴中的政治、经济环境,但这仍然不够。在本土化中,华人个体自身就是活跃的能动者(active agent)。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华人与非华人的文化原则以及地方资源,华人主动进行文化的发明与再造。因此,本书第三章即关注于个体在本土化与地方文化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换言之,华人不是被动地被地方主流群体所涵化,而是其自身对地方社会的参与和互动带来了华人自己的本土化。在这一章中,我利用食物的隐喻来阐明文化的生产。作为本土化的结果,华人移民的后裔习得关于地方食材与非华人地方烹饪的知识,同时他们还掌握华人烹饪的原理。在实践中,华人将两者结合,烹调出具有杂糅风格与地方特色的地方化峇峇菜式。食物的隐喻反映出峇峇的族群与文化特征。峇峇的例子阐述了世界各地华人文化的生产。地方化的程度则影响着不同华人社区文化认同的表达。

在第四章中,我运用国家社会(马来西亚)中的华人案例探讨华人认同。马来西亚华人不单只有一种华人认同。受本土化、教育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华人认同。本土化影响文化表述,而个体则被社会化入特定的族群认同中。通过在国家语境中的分析以及与其他国家华人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华人认同有两个维度:受制于国家与地方的维度与不受国籍和文化表述制约的维度。马来西亚华人同时是华人与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族群认同非常明显,每一个人都需拥有清楚的族群认同,华人不会成为马来人,除非他改信伊斯兰教,加入马来人社群。而在其

他地方,在与更大社会范畴互动时,个人不一定需要表露自己的族群归属。然而,种族特征仍将具有华人血统的人们归入少数社群。

在第五章,我将进一步讨论与认同相关的语言和国籍问题。在华人族群现象中,语言令人着迷,将其置于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中加以讨论,必将有益。与其他章节一样,讨论以马来西亚的知识为基础。本章将表明,族群认同的延续并不依赖于特定语言之延续,但语言变迁则会影响对认同的理解与文化表达。比如,峇峇不仅是华人,而且更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本土化华人。本章还对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加以区别。在华人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建构中蕴涵着地方意识的形成,保有较多华人文化认同并不意味着华人较少融入国家社会,反之亦然。一个人可以持有强烈的华人认同,同时也可作为身为马来西亚人而自豪。

华人民族学文化圈对不同华人社群的文化比较以及理解全球视野之下的汉文化将大有裨益。至于其他如族群关系与经济活动的主题,它仍与之相关,使我们将研究定位于更广泛的视野,考察华人文化与族群现象如何影响华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毕竟,海外华人通常作为少数族群生活于国家社会中,可能面对着善意或敌意。即使是新加坡华人,仍然生活在东南亚更大的马来人世界中。在东南亚,他们大多经商。的确,生活于不同国家的华人面对不同的社会关系。第六章将对此予以讨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将用于探讨影响华人与主流群体关系的主要因素。族群关系的本质在于华人与非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竞争的性质与强度。国家政策以及诸如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影响着族群关系的性质。在东南亚,由于华人在经济与地理分布上的显著特性,使之容易成为国家内部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如同经常在印尼发生的